

作家文库系列



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



舌尖上的母亲

吴克敬 著

母亲做的面，在儿女看来自然是香的，

这没有理可讲，也没有道可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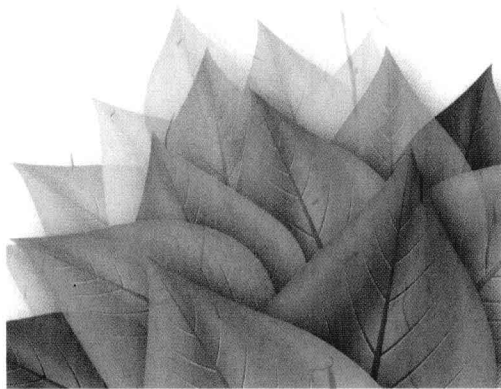
母亲可以抛下我们而去，但母亲的味道将永远成为记忆。

 西安出版社

作家文库系列



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



舌尖上的母亲

吴克敬 著

母亲做的面，在儿女看来自然是香的，

这没有理可讲，也没有道可论。

母亲可以抛下我们而去，但母亲的味道将永远成为记忆。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舌尖上的母亲 / 吴克敬著.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541-0160-5

I. ①舌…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5265号

舌尖上的母亲

著 者 吴克敬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73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0160-5
定 价 22.00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舌尖上的母亲

(代序)

都是乡党呢，一批上世纪毕业于扶风中学80级的好乡党，相聚在古城南二环的顺风饭店，冷酒话热肠，说着这就说起了老娘，说起老娘的面条儿，慨叹老娘在，就有口福，就能吃到天下最好吃的面，老娘不在了，便没了这一份口福。其中一人，言语到此，竟然哽噎不已。为此，我插话了，像席间在座的乡党一样，感叹老娘的面食好，为世上所仅有。我所以感叹，以为自己的视觉、味觉器官，虽然真实地存在着，却难给自己真实的感受，例如眼睛，还有耳朵。我要说，欺骗自己最甚的莫过于眼睛和耳朵了。什么眼见为实，什么耳听为实，大家想一想，谁没有被自己的眼睛欺骗过？谁没有被自己的耳朵欺骗过？便是成为影像的照片，成为录音的磁带，可都是眼可见、耳可听的事物呢，与时俱进了的法律，也不像过去，是可以拿到庄严的法庭上作为证供来用了。

眼睛会欺人，耳朵会骗人……人的器官难道就没有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了？当然不是，舌尖还是能够依靠和信赖的呢。乡党的聚会，话题说到了母亲，说到母亲的面食，就是对这话题的最有力的证明，舌尖不会欺骗人，辣就辣了，酸就酸了，甜就甜了，苦就苦了，是绝对不会欺骗人。也就是说，母亲的面香，自然是香的，这没有理可讲，也没有道可论。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即写了一篇《想起老饭店》的散文，文中我自

豪我的母亲，做出来的清汤臊子面，“筋薄长，煎稀汪，酸辣香”，形神兼具，诸味谐调，是我们村子里最好吃的面食。文章写好后，刊发在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上，忽一日，我午饭后休息，刚打了一个盹，手机却没命地叫了起来，我赖在床上不想接，但手机的铃声响过一波，喘过一口气来，又一次地吼叫起来，没办法，我拿来手机，打开一接，传来了一位老领导的声音。我那时在西安“两报”工作，常要带班上夜班，经验告诉我，这位宣传部的老领导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是没有好票子掏的，那一定是报纸惹下了麻烦，领导打电话来问责了。我心惊肉跳地听着，果然听出老领导的不满和埋怨。他批评我太不公正，太私心了。两句严厉的开场白，把我受惊的心当下提到了嗓子眼，往下听，我才听出老领导的不满和埋怨，与我的职业无关，他是刚读了《美文》上我写母亲的那篇散文后，想要与我理论的。他说：“你太过分了，怎么能说你母亲的臊子面是村里做得最好吃的呢？”此话一说，他似乎更为愤怒，接着还说，“我告诉你，我母亲的臊子面才是村里最好吃的哩！”不管老领导的口气如何不满，如何愤怒，我听到这里，把提着的心又放回了肚子里，同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要和老领导就这一问题理论一番了。我对他说：“你还别不服气，我在写母亲时，只客气地写了我们一个村子里，要依我心里想的写，我会写我母亲的臊子面是世界上做得最好吃的呢！”老领导在电话那头不出声了，他沉默了一阵子。我知道他为什么沉默，为人谦和，非常有正义感，也非常有学问，非常有爱心的宣传部老领导，和我一样，是都吃不上母亲做的面条了。我向沉默着的他说了这句话，他声音低沉地回了我同样的一句话，“是啊，我们是再也吃不上母亲做的面条了。”然后，我俩都默默地合上了手机的翻盖。

这就是母亲了，舌尖上的母亲啊！

母亲可以抛下我们而去，但母亲的味道将永远为我们记忆。

这不是“子不嫌母丑”的问题，是一种惯性，包含着无限的母爱，从母亲忍痛把孩子生育到人世上，一勺汤，一条面，一顿顿，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积累起来的母子之情，其中含有母亲怎样的辛劳，以至怎样的悲苦，就那么坚韧地、顽强地附着在了舌苔上，变成一种味道，母亲的味道。

是啊！母亲的味道，没有理由地成为最为排他性的味道；母亲的味道美丽，香醇，难忘。为此，我还想了，这是不是也是故乡的味道？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儿情满天下，没有谁不想长久地缠绵在母亲的怀抱里，成为母亲不离不弃的“宠物”。但是，这只能成为孝顺儿女深埋在心底里的愿望，长大了的自己，翅膀硬了，有了理想，是都要离开母亲的，这与孔老夫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顺观似乎不太合拍，但这能有什么办法呢？背井离乡，为儿女者，如果不能“远游”那才会使母亲所忧愁、所心痛的呢！母亲含辛茹苦，可不都是为了儿女的出息，从自己的身边走开，走得越远越好，哪怕是漂洋过海，到遥远的欧洲大陆去，到遥远的美洲大陆去……在母亲的心里，有一点可能，都会想着给自己的儿子生出一对翅膀，让儿子成为一匹遨游太空的天马，给自己的女儿生出一双翅膀，使女儿成为一个飘飘如仙的天使！这样也许叫母亲痛苦，叫母亲慨叹，但儿女能够如母亲所理想的那样，母亲的痛苦和慨叹，都将化为快乐，笑在脸上、乐在心里的快乐呢！

这就是爱，母亲的爱啊！没有母亲不希望儿女出息的，而自己也希望自己出息。所以说，一条悖论横亘在儿女们的前面，他们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离开母亲，母亲的味道，母亲的爱。这是残忍的，残忍地造成一种距离，但这距离又能

怎么样呢？哪怕到海之角，到天之涯，都不能分离母亲惯给儿女的味道，舌苔上的味道！

我说了，这可不只是母亲的味道，也还是故乡的味道呢。

母亲和故乡，就这么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是不能分的，牢牢地黏结在我们的舌苔上，无论天南海北、万水千山，无论风霜雨雪、江河湖泊，没有什么能够改变。2011年的初冬，我受同济大学的邀请，前去他们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文学的专题报告。我的女儿吴辰暘就在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学院本硕连读，她和学校的领导来机场接我，坐上汽车，女儿给我说的头一句话，让我来日陪她一起去办赴美国的护照。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女儿和我的距离，我侧面看着她，没说与她去办护照的话。女儿也许看出了我的诧异，她莞尔一笑，又问起我一件事来。

女儿吴辰暘问：“给我带的凉皮儿呢？”

凉皮儿是西安的一种小吃，小麦粉和大米粉都能做，拌成稀稀的粉浆，在一种专门的不锈钢笊儿里摊开了蒸，然后切条装碗，调辣子调盐调醋，凉拌了吃，又筋又滑，很受市民喜爱，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的。我来时，女儿和她妈妈可能在电话上沟通过了，女儿想她妈妈的味道，让她妈妈在家里给她做了凉皮儿的，我自然要带来，可我走时匆忙，竟然忘了带，被女儿问起，我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掌，老实地给女儿说，你妈倒是给你做了的，可我忘了。

女儿听得无奈，把欠着的身子重重地靠在了汽车椅背上。我让女儿失望了，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答应了女儿。

我说：“明天爸陪你去办护照。”

2011年12月7日 西安曲江

目 录

空空树	001
荒 娘	009
明 嫂	017
断臂玉兰	028
伤心水	031
天上有座庙	035
荆 头	040
火红的皂角树	046
高跷腿	053
时髦的草鞋	058
在鸡鸣声里醒来	062
请叫我一声乳名	072
灶爷的嘴巴	075
碎嘴的外婆	078
想像一棵树	084
旗 袍	091
血社火	097

小堡子	104
怀念纯粹	109
穷人心得	113
生为女子	123
享受吧，女人	127
笨笨和笨笨	130
受难的脖子	134
死的滋味	140
狱神香火	148
所谓六十	155
车前子以及我认识的草药	159
打春	164
梦里资阳	175
自然的深度	182
信义帮	186
心头上的祖先	190
鲤鱼传说	203
画在牛皮上的唐卡	209
寻找玉树	214
穿在旗袍里的重庆	220
依旧磁器口	225

空空树

目迷神醉，面对接踵而至的剪纸，我也许只有目迷和神醉了。

捻钱钱、牛踩场、拉胡琴、哨梅笛等许多简洁的陕北民俗剪纸，署名为一个曹佃祥的农村老大娘；鹿鹤同春、老鼠吃南瓜、八挂转花、扶鹿马挂帘等许多繁复的陕北生活剪纸，署名为一个白凤兰的农村老大娘……跟着他们俩的，还有胡凤莲、高全爱两位如她们一样的农村老大娘。1985年的时候，她们应中央美术学院的邀请，同赴学院的民间艺术系，不仅举办了她们的剪纸艺术展，还走向神圣的讲堂，面对数百艺术学子，给他们作了一次生动的教学表演。

老大娘们同为陕北安塞县人。

她们是安塞县的骄傲，庚寅年的春日，安塞县的坡坡梁梁上一派桃红李白，我慕名北上，来到安塞县的文化馆，参观了他们县专设的剪纸艺术展，那一幅幅鲜艳多姿的剪纸作品，以她们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向我诉说创作者的心灵手巧。是的，在安塞县，一个女人完美的标准，就像唱响这里的信天游一样，“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曹佃祥、白凤兰，还有胡凤莲、高全爱们，用她们传奇的巧手，实现了她们对于美的追求与表达。

因为目迷，更因为神醉，我在用心地阅读着曹佃祥、白凤兰她们的剪纸艺术时，不由得想起另一个叫库淑兰的民间剪纸大娘来。

库淑兰大娘的家在黄土高原的旬邑县，与陕北的安塞县不知道隔着多少架山，隔着不知多少条水？然而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隔不断库淑兰与曹佃祥、白凤兰她们一样的艺术情怀，她们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相通的，她们的剪纸艺术自然也就是相通的。

旬邑县属咸阳市管辖，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在咸阳日报工作了几年。是为新闻工作者的我，哪里能坐在办公室里编报纸呀。我逮住空儿，就要到咸阳市管辖的区县跑。旬邑远在咸阳市的最北端，是为陕北黄土沟豁地貌的延伸地区，我到那里去，翻沟爬坡，很偶然地去了他们县的赤道乡，同时又很偶然地听说了库淑兰。

正月里，二月中，
我到菜园去拥葱。
菜园有棵空空树，
空空树，树空空，
空空树里一窝蜂。
蜂蜇我，我蜇蜂，
蜂把我头蜇得虚腾腾。

听人给我叙说库淑兰，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样一段顺口溜。顺口溜是库淑兰自己编的，她编顺口溜时，手里是剪着一幅剪纸的。她一边剪剪纸，一边念她编的顺口溜，念一句，剪几剪，最后把她顺口溜念的物事，全都形象地剪进了她的剪纸里。

北依陕北黄土高原，南临八百里关中平原的旬邑县赤道乡王村，在1920年农历的十月十二日，家道渐渐兴旺起来的老库家，降生了一个

哭声响亮的女娃。父母虽然希望能添一个男娃，可生下女娃后，也并不喜出望外，开开心心地给娃起了个“桃儿”的鲜亮名字。桃儿不是别人，就是11岁时被父母送到三原县城姑姑家，改名念书的库淑兰。库淑兰的精干伶俐，在王村是拨了尖的，吃老虎、捉迷藏是传统乡村游戏，让她玩得十分尽兴。穿上蓝士林洋布做的学生短袍，挎上绣花的书包，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她依然表现得很出众，识字、书写自不待言，便是唱歌、跳舞，也是学校里的一大亮点。而且她对绘画和音律，有着同样超拔的悟性。后来的结果证明了她的不同一般，如我看到她的剪纸作品后所觉悟的那样，愉快的学校生活，为求知欲旺盛的库淑兰，带来了怎样的欢乐和自信：撇个火，点个灯，婆婆给你说古经；羊肉膻气牛肉顽，想吃猪肉没有钱……大姐娃，巧打扮，白绫高底赛牡丹；走桥头，过花园，瓜子磕了满河滩……一秃子害病二秃子慌，三秃子提水熬药汤……开窗窗，闭窗窗，里边坐的绣花娘……库淑兰把她美好活泼的好心情，都用她自编的顺口溜先唱出来，再剪到剪纸上去。

如果照着库淑兰的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真不知道她会有怎样一个未来。然而事有蹊跷，库淑兰好好地上了她的学，4岁给她下了聘礼的婆家人，三番五次地到王村，逼着库淑兰的父母，把她从三原县城的学校接了回来，没过几天，就两杆黄铜喇叭吹着，一顶花轿抬着，把17岁的库淑兰抬到了婆家。

那时候的女孩子，很少读书识字的。库淑兰读了书，识了字，可她嫁的丈夫却还是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特别是她那个严厉的婆婆，对看得了书、唱得了歌、画得了画的库淑兰，横看不顺眼，竖看不顺眼，以为那就不是一个好媳妇该会的东西，于是对她管束严上加严。唆使着她鲁莽的儿子，拳脚棍棒并用，直往库淑兰的身上落。这也难怪，那时

候的女子，谁不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到头来向与她一样的儿媳妇实施辈辈相袭的报复。库淑兰不能反抗，她只有逆来顺受，苦苦地熬着日子，并迅速地做了几个孩子的母亲。也许是生活的苦痛太过惨烈，也许是潜伏着的艺术细胞仍在发酵，天性多情的库淑兰，无法泯灭她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库淑兰识得字而不能读书，库淑兰唱得了歌而不能唱……却还好，她手里有一把剪刀，那是裁剪衣裤的剪刀呢，到了库淑兰的手上，也就成了一把艺术创造的剪刀。她剪剪纸，剪的是鱼，鱼能在水中游，剪的是马，马能在原野上奔驰……总之，她剪什么，都能把什么剪活过来，仿佛她生的孩子一样，有血有肉，活蹦乱跳。乡村生活的枯燥和单调，因为一把普通的剪刀，让库淑兰于不祥和颤栗的苦难日子里，获得了些微的喜悦和安慰。村上人知道库淑兰的剪纸好，逢年过节时，到她门上来，向她讨要剪纸，她是绝不吝啬的，慷慨地送给邻里亲朋，让他们拿了去，贴在他们家的窗户纸上，与他们一起分享她的美丽与火热。

剪纸就是装饰乡村生活的，可以在窗户纸上贴，难道就不能在衣裤上缝了？这个念头一起，库淑兰把裁剪衣裤剩下来的边角碎料拣起来，像她剪剪纸一样，花呀草呀，鱼呀虫呀，能剪什么剪什么，剪出来了，缀饰在衣裳裤子上，倒也平添了许多色彩和情趣。库淑兰早在2004年冬尽的日子去世了，但她的后辈儿孙保留下了她为他们缀饰了剪纸图样的衣裤，让他们逢人问起时，无不骄傲地说，他们身穿老奶奶缀饰了剪纸图样的衣裤，走到哪里，都会吸引来一串羡慕的眼睛。

我以为，大家是该羡慕的，库淑兰用碎布头剪出花样来，缀饰在儿孙的衣裤上，不就是缀饰了一种时尚吗！

库淑兰的这种时尚，不期然地撞进了旬邑县文化馆群艺干部文为

群的眼里了。他感慨老人的一生太不容易，精明干练，兰心惠质，却命运多舛。前去王村拜见库淑兰，文为群别的礼物都没带，只带了一卷他从供销社买来的五色蜡光彩纸，到了库淑兰老大娘的窑院里，文为群没说多少话，只把五颜六色的蜡光纸，往老大娘的窑炕一摊，就惹得老大娘的眼睛放出异样的神采来，进而又还扑啦啦涌出一串热泪来。像文为群一样，库淑兰老大娘也不多说话，她从放置针头线脑的筐篮里捉起了半辈辈的老剪刀，拿起五彩的蜡光纸，便不描不画地剪起来……库淑兰老大娘一直地剪着，从上午剪到了下午，从下午又剪到了天黑，她剪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又剪了星光灿烂的月亮……库淑兰老大娘把太阳和月亮，高高地粘贴在她居住的窑顶上，然后又剪了飞鸟和走兽，花草和鱼虫，她随剪随贴，把她居住的窑洞四壁都贴满了，还不放手她的剪刀，最后又用了一整张的大红蜡光纸，剪了一个装扮艳丽的美女，贴在她窑洞里的正墙上。

库淑兰为她的这幅剪纸，当即起了个“剪花娘子”的名字。

剪花娘子就是库淑兰，库淑兰就是剪花娘子，她的艺术人生从此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再是个幽居乡间的农村老大娘，而是一位天下少见的艺术大师。她的剪纸作品，构图大胆泼辣，造型饱满开放，色彩艳丽超俗，充分展现了我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国内的专家称誉她是活着的齐白石，国外的专家惊叹她是当代的毕加索。1992年的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她送展的作品荣获美术大展特别奖；1994年的文化部中国民间美术展评，她送展的作品荣获展评金奖；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中央美术学院为她举办了一次特别展；1996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1997年，台湾的汉声杂志出版了《剪花娘子库淑兰》大型专集；同年受邀赴香港参加了中国

民间传统艺术节，并作了现场表演……她的剪纸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收藏，更有一大批作品漂洋过海，为欧美、日本等国剪纸爱好者和博物馆所购藏。

库淑兰旋风般红透了大江南北，但在大家与她交谈时，她却只说自己是个“剪花娘子”。

剪花娘子库淑兰，受得了长期的苦难，受得了长期的寂寞，自然也受得了后来的热闹。像我前去王村采访她时，遇到了几位库淑兰的崇拜者，他们千里迢迢从京城而来，观摩和欣赏着库淑兰的剪纸作品，看出了她剪纸的一些奥妙，就要张口讨教。我在一边听着，听人说你剪的屋顶是三角形的，库淑兰笑笑地回答，我不知道啥三角形的，我看屋顶是尖的，房檐是平的，照着剪出来就是了，听人又说你剪的碗，碗口是圆的，碗底咋是平的？库淑兰还笑笑地回答，你到案上看去，哪只碗不是平放的。听人还在问，所问问题经不起库淑兰答，所答总是那么朴素、率真，我在一旁就想了，朴素率真不正是库淑兰天才般的敏感和自信吗！自然还有她的神秘，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和无可捉摸的神秘呀。她的这种神秘，既具备了传统民间的艺术因素，又兼具了现代化的一些艺术特征，是需要我们从艺术的、美学的、民俗学的、地域文化学等诸种学科方面来研究和探讨。

库淑兰没有给我们研究和探讨的方法，她只聪明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现象。

我着迷于库淑兰现象，这就像聆听天书一般听她唱了那曲“空空树”的歌谣。我学着她唱，学了一遍又一遍，却怎么都学不成她唱的样子。这是奇怪的，库淑兰失足了，她在198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好好地坐在她的窑炕上剪着她的剪纸，却神差鬼使的溜下窑炕，走到窑院里

来，这个不是很大的窑院，库淑兰走动了一辈子，可以说往前走几步就是崖畔，她熟悉得像她的手一样。但在这个晚上，她昏了头似的走着，终于走出了她所熟悉的距离，跌入窑院前的五米深崖，被家人救回来，躺在窑炕昏昏沉沉睡了有40天。她的老伴叫她她不应，她的儿女叫她她不应，老伴和儿女没了奈何，从窑脑抬出棺板，请来了木匠，筹措着给她办后事了，她却人不知、鬼不觉地缓过一口气，从她久卧的窑炕上坐起来，没有喊饿，也没有喊渴，只叫嚷着让人给她拿来剪刀，取来彩纸，剪起她心里的一棵“空空树”来。

库淑兰命名为“空空树”的剪纸作品是巨大的，高达四米，宽约一米。我不知别人看了是怎么理解的，我在小心地观看后，俨然以为，“空空树”不就是剪花娘子库淑兰吗？是的，一定是她。受虐待、被欺凌的小媳妇，在她的婆家提心吊胆地讨吃了一些年月，终于因为生计问题，她说服了粗野的丈夫，带着她生养的几个孩子，离开了婆家，回到她出生的王村。原来的家庭矛盾，突然转化为一家的嘴上吃喝，她粗野的丈夫，脱胎换骨似的起了变化，夫妻俩早出晚归，努力地在土地上挖掘着，让他们夫妻的生命与脚下的黄土地产生了致命的联系。

沉重的黄土地，盘根错节地生长着库淑兰的希望，又水乳交融地复活着她的梦想。她使她的生命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死亡，死亡过后，又使她的生命展开了一次灿烂的绽放。她不能让她们的绽放没有根茎，她要使她绽放成一棵大树。这棵树于无形中生长着，幸福地享受着她心灵阳光的照耀，和她血浓于水的滋养。尽管如此，我以为库淑兰为她培植的这棵树，生长得还是很艰难的，她一定经历过狂风雷电的摧折，一定经历过雨雪霜冻的残害，如不然，她又何以不生成为一棵可以作梁作栋的参天大树，而要悲悲戚戚地生成为一棵虚虚渺渺的“空空树”。

库淑兰把她心头上培育的树贴上了文化的符号，同时又还附着了艺术的质地。

那棵阴阳兼具的“空空树”，在人形的文化构架和艺术的表现空间里，人与树合而为一，天与人合而为一。库淑兰生活在这棵“空空树”的荫凉下，作务着“空空树”，又享受着“空空树”，她把自己的情感和血脉，与“空空树”连通了起来，让我回过头来，找不见她人的时候，却能够透过她培育的“空空树”，看得见文化的库淑兰，听得见艺术的库淑兰，正通过这一奇妙的物象，为我们传递掩埋在土地深处的语言。

我收藏了库淑兰的几幅剪纸，虽然没有那纸巨幅的“空空树”，可我在展读观摩时，不止一次地问着库淑兰的剪纸：空空树……什么是空空树？

2010年4月30日西安曲江